



优雅老去的张充和

■王凯

2015年6月16日,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平静离世;第二天,“合肥四姐妹”中仅存的小妹张充和也驾鹤西归。

张充和与廖静文这一代人,平和、温润、知书、达理,深受传统文化浸染,诗词书画无一不精,文化和艺术修养极高,在她们身上,有着今天已几乎绝迹的浓浓的民国风。

“合肥四姐妹”中的小妹

合肥张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望的家族,与同邑李鸿章家族齐名。张充和曾祖张树声是张家的发迹人物,任过直隶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则是一位平民教育家,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,很成功,他与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蔡元培、蒋梦麟等人都是好朋友,受他们影响甚大。

张充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斯文世家,她有兄弟姊妹10人,其中四姊妹的名字分别是元和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,名字都长了两条腿,既寓长大后女儿要嫁人随夫走,也寓女子须自立,要走自己的路——这就是后来有名的“合肥四姐妹”,而张充和就是其中最小的妹妹。

张充和很快便出落成美丽的婷婷少女,她与几个姐姐不同,从小便沉默寡语,宁静内敛,每日都待在家里的老宅子里读书绘画,沉浸于自己的世界。

昆曲和书法,贯穿了张充和的一生。苏州是昆曲故乡,有地利之

便,张家四姐妹从小学昆曲。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,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,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。昆曲是诗词语言,写得非常好,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。

1934年,张充和瞒着家里用“张旋”的名字报考北京大学,结果数学得了零分,国文得了满分,考试委员会经过争论后录取了她。张充和事后回忆:“我怕考不取,没有用自己的名字,而是用了‘张旋’这个名字。最in好玩的是,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,他说:‘张旋,你的数学不大好!要好好的补!’都考进来了,还怎么补呀?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不用学数学,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!”多年以后,张充和还对此事念念不忘。

张充和与姐夫沈从文一家感情很好,北大时期和抗战初期她都随沈从文夫妇一起居住,对沈了解很深。沈从文去世后,张充和专门从美国寄回一幅挽辞,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《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》中这样记述:“字是晋人小楷,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。词想必也是她拟的,只有四句:‘不折不从,亦慈亦让;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。’这是嵌字格,但是非常贴切,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。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。”张充和的这些文字后来刻在了沈从文的墓碑上,静静地陪伴着她的沈二哥。

张充和的爱情

哪个少年不善钟情?哪个少女不善怀春?张充和也不例外。

四姊妹中的大姐元和喜爱文学,与昆曲名家顾传玠结为连理;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;三姐兆和与作家沈从文结合——他们的爱情在当时都曾引起轰动。唯独张充和的爱情在姐妹中最低调,也最中规中矩。20世纪40年代末,充和嫁给了曾在北大教书的

民国最后的才女 张充和与廖静文

汉学家傅汉思,傅汉思是世居德国的犹太人,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,到中国学习中文,从事中国历史、文学的研究和教学。

1949年初,张充和与傅汉思赴美定居。抗战期间张充和在重庆表演昆曲,章士钊曾赋诗一首相赠,把她比作汉末才女蔡文姬:“文姬流落于谁事,十八胡笳只自怜。”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之意。多年以后,张充和想起章士钊的预言,笑着说:“他说对了,我是嫁了个胡人。”

张充和与傅汉思是在北平相识的,当时沈从文一家随西南联大搬回北平,住在中老胡同一个大四合院里,张充和也来此同住。当时沈从文在北大教书,傅汉思常来找沈从文聊天,不过沈从文很快便发现傅汉思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,后来傅汉思一来,他就马上叫充和,让他们单独在一起。

谈及张充和的爱情,就不能不提诗人卞之琳。当年张充和待字闺中时,卞之琳是充满疯狂的追求者之一,他有一首名作《断章》,只有短短的四句,据说就是为张充和而作: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你楼下看你;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然而张充和对此却坚决否认,“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”,张充和回忆说,自己很早就认识卞之琳,在沈从文家里也经常见到,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,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。那时候,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,章渐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《文学季刊》,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。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,人很不开朗,甚至是很孤僻的。可是,就拼命给我写信,至少有过几百封信吧。”

看来这又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恋爱,卞之琳模仿沈从文当年追求张兆和的路子,不过最终却没有那位

“沈二哥”幸运。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,卞之琳出访美国再次见到张充和,两人谈及旧闻新知,相谈甚欢,不知有没有提及当年那段旧事?

廖静文的初恋

与张充和相比,廖静文似乎不是那么眩人眼目,她的名字也是一直与徐悲鸿紧密相连。

1942年冬,19岁的廖静文在桂林遇见了徐悲鸿,从此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爱情传奇。当时廖静文从家乡湖南只身来广西报考大学,但由于战火的影响,赶到桂林时报名日期已过,她只好先找一份事做。人生有时就是一份机缘,这时徐悲鸿恰好为中南美术学院招聘图书管理员,廖静文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后来廖静文在文书中这样回忆她与徐悲鸿初次相见时的情形:“一天,我从报纸上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,当时我想去重庆工作,这样就有机会在重庆读大学了,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。考试的时候,一位面容严肃、头发斑白的长者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:谈你过去和今后的追求。这位长者就是徐悲鸿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”廖静文也如实记下了她对徐悲鸿最初的印象:“他当时有一点未老先衰的情况,40多岁的人,就白了头发。但是他的眼睛,是闪亮闪亮的。”

这时徐悲鸿已与妻子蒋碧微分居多年,孩子也跟妈妈在一起,徐悲鸿一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。众所周知,徐悲鸿与蒋碧微曾经有过一段惊世骇俗的婚恋,当年,他与蒋碧微陷入爱河后私奔出国,蒋家是宜兴有名的书香名门,宜兴南门里连绵数进的蒋宅是宜兴城里最好的房子。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女儿与人私奔是件很不体面的事,无奈之中蒋碧微父亲蒋梅笙想出了一个主意,谎称女儿暴病身亡,据说是因病时棺

材里装满了重重的石头。

后来,徐悲鸿带着碧薇在日本和欧洲学习绘画,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最困难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他的油画《箫声》和《琴课》不知倾倒了多少人,画中优雅的女子就是他心爱的妻子,他笔下的碧薇有说不出的娴雅和风韵。但这段感情最后却因种种原因破裂了。

在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,廖静文对徐悲鸿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依恋,有一天晚上,廖静文听见徐悲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,便披了件大衣出来,她对徐悲鸿说:“我觉得您好像有很多痛苦。”被说中心事,徐悲鸿沉重地说:“小姑娘,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。我已经告诉过你,我8年无家可归了。”廖静文心痛地说:“您一定会冷的。”随手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老师身上——此时,徐悲鸿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温暖。

第二天,廖静文病了,感冒发烧,只有徐悲鸿一个人知道其中的原因:她把大衣给了他,自己反倒凉了。廖静文生病的日子里,徐悲鸿每天都去探望她,摸摸她的头,给她量体温,而那几天,也是廖静文最为快乐的日子。有一天,徐悲鸿有事耽搁没有来,她等了好久还没见到徐的影子,这时天也黑了,她忍不住哭了。正好徐悲鸿回来了,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感情,对徐悲鸿说:“我哭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来。”徐悲鸿被少女的心打动了,两人从此走到了一起,直到徐离开这个世界。

一生最爱徐悲鸿

徐悲鸿是廖静文一生唯一的爱人。

1946年初,徐悲鸿与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,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。婚后,徐悲鸿随之去北平担任了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。1949年后,徐悲鸿因过度劳



1943年徐悲鸿为廖静文所绘画像

累患上了脑溢血,卧床一年有余。在廖静文精心照料下,徐悲鸿病情好转,又去中央美术学院为学生授课。1953年9月23日,徐悲鸿担任第二次文代会执行主席,脑溢血症复发,26日晨病逝于北京医院。

噩耗传来,廖静文也倒下了,那时她只有30岁,两人结合也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。直到晚年,对于徐悲鸿突然离世,廖静文依然自责不已,她后悔没有阻拦早已积劳成疾的丈夫停止工作,以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安顿好丈夫后事之后,廖静文选择到北大学习中国文学,当时很多人不理解,其实廖静文的想法很简单,她就是想亲手为丈夫写一本传记,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徐悲鸿——这个愿望她最终实现了。

徐悲鸿去世后,廖静文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整理徐悲鸿资料的工作中,但就在此时,一段感情又闯进了她平静的生活。

但这段婚姻并不幸福,廖静文感觉对方没有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,最后他们离婚了。回首往事,廖静文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这段情感经历,她太爱悲鸿了,以致于不能容忍自己对他的情感有丝毫的亵渎和亵渎。她曾经说过:“如果真的有黄泉,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,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,向他诉说这50年来我对他的思念。”

星期 特刊 事件

夫妻聚散之间有多远——

一条乌龙短信竟拆了一对恩爱夫妻

■特约记者魏斌

他原本就是一个有心思喜欢藏在肚子里的男人,她表示了理解,但她后来发现,范大伟所做的一切简直让她忍无可忍了。

2009年11月儿子出生,面对新生的宝宝,范大伟却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,脸上的表情竟有些郁郁寡欢起来。当王小红喜滋滋地要和范大伟商量着该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时,范大伟竟不冷不热地冒出一句话:“随便你便啦,你看着办吧。”范大伟轻描淡写地应付着王小红,一下子就点燃了王小红的满腔怒火: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?可无论王小红怎么逼问,范大伟就是“金口不开”。

此后类似的争吵不断,每次争吵时,范大伟都有个特点,就是他表现出一副“好男不与女斗”的架式,吞吞吐吐说一两句话就打住,然后顾自到一边去做事,再也不和王小红说什么了。王小红还想找他吵闹,他就“躲”,最后只剩下王小红一个人在生闷气。天长日久,两夫妻的关系形同陌路。

怀疑自己不是儿子亲生爸

范大伟这究竟演的是哪出戏?对此两边大人也很着急,便召集小夫妻俩一起,坐下来开个碰头会。

家庭会议开完,“夫妻分居”的日子仍在继续,一直延续到2014年10月,再也无法承受的王小红只得对范大伟亮出了她的最后一张底牌——离婚。

见王小红动起了真格,范大伟也紧张地进行着“应战”。在法庭上,法官在对双方进行调解时,范大伟竟提出了自己的抗议:“离婚,可以啊!不过我是受害者,你们知道吗?我怀疑我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!”

王小红听到范大伟嘴里竟冒出这样的话,当时就气得痛哭失声。范大伟这个“憋屈已久”的男



湖光山色依旧在,佳人已难寻。两人曾一起在西湖边看日出日落。

人终于也大放悲声,道出了内心隐藏了5年之久的痛苦——

原来,2009年的6月20日这天中午,范大伟在不经意间发现妻子经常用手机与别人短信聊天,他很想知道,妻子在和人家都聊了些什。这时刚好王小红临时有事出去了,等她放下手机走出家门时,范大伟立即悄悄地过去翻看了王小红手机,他突然发现王小红在和闺蜜张悦好的老公邹健正在互发短信,他看到了其中一句是,王小红:“我的小孩将来会叫你爸爸的……”

妻子怎么会背着自己给人家男人发如此的短信?他们是什么关系?这条短信折磨得他一夜未眠。第二天,他瞅准机会想再去偷看妻子手机时,发现短信竟被妻子悄悄地给删掉了,这又让他越发生疑——她一定是背着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此后,有一次,邹健还独一个人给妻子送来了一罐鸡汤,虽然邹健口称是在替自己妻子代劳,但范大伟觉得邹健的神情很假。范大伟还发现,挺着大肚子的妻子特别喜欢上邹健家玩,好几次还都是邹健充当“护花使者”护送妻子回来……

因无确凿证据,范大伟也不敢对妻子发作,但他对妻子的热情由此大减。令他猝不及防的是,儿子办满月酒时,熟人围着在逗乐孩子,竟然有人会拿儿子和邹健开玩笑,说他们也很像爷俩……范

大伟听到此话,如坠冰窖,从此脸上再无笑容。

此后,范大伟四处查找妻子和邹健出轨的线索,但没有任何收获,可他想,那条短信中的“爸爸”二字绝不简单!范大伟想起自己和妻子曾经恩恩爱爱的一幕幕,他实在承担不起自己从一个“榜样”到一个“失败者”的跌宕。因此,除了对妻儿冷淡外,他一直不愿意离婚,他还要每天都得装着很轻松的样子,出去逢上熟人问起他的妻儿情况时,他还会装着一副熟知的样子,一一汇报着他们岳父母的生活情况……而将自己关进屋子时,那种耻辱之痛如同小刀一样慢慢地在切割着他。

王小红回忆了那天发短信的情形,说,那段时间里,因为怀孕无聊,她给闺蜜张悦好发短信,一时对方未回,她就转而给闺蜜的老公邹健发去短信,两人一来一往地聊了起来,其中就聊到了王小红未出生的孩子,王小红在给邹健回复短信时错将“叔叔”两字写成“爸爸”,她后来作了更正,邹健还为此开了她玩笑,说“应该叫我干爸爸啦……”后来谁都没把这事放在心里,哪知这条短信竟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范大伟的心里,使得他日后疑心重重,并且深藏了整整5年之久。同样,王小红去闺蜜家散心,去玩,都是为了消磨时光,至于邹健送来鸡汤以及护送王小红回家,确实也都是受闺蜜之托。至于

王小红儿子满月宴上的那句玩笑,那纯粹是熟人之间太过俗套的玩笑罢了。而邹健与其妻子感情也一直非常笃深,不可能有婚外情发

生。

“亲子鉴定”换来真相,恩爱夫妻就此各奔东西

为了求得确信,法庭联系了张悦好夫妇,从他们口里都一一证实了王小红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。

这时,范大伟再次表示:“不行,我要做亲子鉴定!”见范大伟如此的执迷不悟,王小红绝望了,她同意做鉴定来为自己正名。

20多天后的结果给了范大伟一记响亮的耳光——范大伟就是儿子的生物学父亲。

真相大白,办案法官积极地给范大伟夫妇做起了和好调解工作。但此时,王小红提出了坚持要离婚的想法,她说,这5年来范大伟一直都在怀疑自己的不忠,虽然范大伟没向外界扩散“绯闻”,但这几年范大伟对她的冷淡堪称冷暴力,已经带给他们母子足够的伤害,他们之间现在已毫无感情可言。再者,这次亲子鉴定更是范大伟对她的又一次重大侮辱和打击。

一切如同梦游一般,当范大伟带着忏悔之心去请求妻子原谅时,王小红没有接受。尔后,他又将一家人团聚的希望转寄在儿子身上,令人揪心的是,由于长达5年的隔膜,儿子对这位父亲已表现得相当陌生。

法庭几次调解无效后,近日,南陵县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离婚。面对这样的结局,了解此次前因后果情形的曹法官感叹连连,一场婚姻竟毁在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上,说明夫妻之间“无小事”,夫妻之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,我国婚姻法规定“夫妻有相互尊重的义务”,信任是基础,该如何建立、实施、约束以及呵护这份基础,值得每个家庭深思!

一场不该发生家庭悲剧发生了,个中原因太值得婚姻中的人们去深思。

中考没考好 少年悄然离家 急煞父母

警方提醒,中高考结束,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思想负担可能很重,当父母的要做好疏导工作

■通讯员李武岐 马晴晴

7月1日晚上9点多,海宁市公安局连杭治安队执勤民警在320国道靠近杭州临平路段执勤时,发现一名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年,无精打采地推着一辆自行车独自行走。

“这么晚了,你要去哪里?”民警问。

“去西湖玩。”

“大半夜的你一个人骑车去西湖?”

“你管我,去西湖又不犯法。”

少年明显有抵触情绪。当民警询问其家庭住址和姓名时,男孩不理不睬。

“我姓孙,16岁,上海嘉定人。以前每年暑假,父母都要带我出去旅游一次,今年我中考没考好,他们就不带我出去玩了。他们整天忙工作,我感觉自己压力太大,就想骑车去西湖玩玩散散心。”在喝了民警端来的白开水后,少年终于开口。

孙小孙说,自己是6月30日中午离家的,当时没有告诉父母,只带了几十块零钱。他在街上买了一张杭州地图,就骑车出发了,当晚睡在路边的一个停车场内。

民警马上要来孙小孙父亲的电话,告知了孙小孙的状况,请父母不要担心孙小孙的安全。接到电话,孙小孙父亲表示马上开来接孩子。

2日凌晨1点,焦急万分的小孙父母赶到了连杭治安队。看到孩子安然无恙,小孙的父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6月29日那天,我看到他在整理自己的零用钱,又让我为他买了一把自行车的锁。30日中午,他说晚上